跑步机 我的朋友

高川

小时候见得少，看什么都新奇，对身边一切的事物都抱以最大的热情。

那年夏天，家里购置了一台跑步机，这给予童年的我极大的震撼。在小时候看来，跑步机与电影院的荧幕，铁路上的铁轨一样，都属于公有物，是不可以私人占有的，我曾一度怀疑是父亲从哪“偷”来的。

父母面对我的恐慌与不安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和我解释清楚，此后我才将跑步机视为己有，光是研究它全部的用法，我就花了好几天时间。

这台跑步机是以黑色打底，配着白色的花纹，跑道也是黑色的，中间还有一块小小的液晶屏，和红色的紧急按钮，这块液晶屏是我幼时为数不多的消遣之一。

小时候的我瘦小，没多大力气，总是跑几分钟便跑不动了，而且我的脖子正好和屏幕齐平，手都要高高抬起，用力地把住两侧扶手才能避开被甩下去的命运。

我用它跑步的时间反倒是少的，反而总是拿它听歌，看小说，玩游戏，有时在跑步机前一站便是一天，可也丝毫不觉得累，只全神贯注地看，哪怕两腿发麻也丝毫不觉。若等阳光射进屋内，可以看到那块小小的屏幕上布满了我的手印。

数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我早已不再碰它，曾经是形影不离的搭档，可如今却只剩它一个，跑步机的白色纹路已经变得焦黄，家里没人跑步，它大多数时间只充当一个晾衣架的角色，有时候搭着湿湿漉漉的毯子，有时是毛巾，两侧扶手上还挂着我童年的玩具，可是再也看不见那个瘦小的孩子了。

嗐，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如今的我已经18岁了，告别了小学和中学，正式走进大学的校门。少年时代的一些往事大都忘却，父母提起孩童时的趣事，我听后更是一脸茫然。但我格外喜欢伴我成长的这台跑步机，常相忆，和它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我说不清，它为什么会常常走进我的梦中？人们常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然也！我顿悟，它是伴我的一位老朋友，时时在提醒我，向前、向前奔跑，不要停止脚步，咱们共同努力吧…

第一场雪

王耀忠

黑土地的序音
就弹响了
风一吹
像竖琴的弦
一根根长垄
埋下春的种子
扣在垄下的雪粒
像围棋
一半白，一半黑
犁尖又撕开它软润的胸膛
初冻沉睡的大地
白雪主宰世界
风声轻了
鸟声远了
太阳洒下柔和的光
又开了白花
红芳落尽
让深秋的脚步歇息
冬景抢在季节前面的赛道
大河溪水不再叮咚

落花甜

韩冬



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，一棵守在西南角，一棵站大门口边。

儿时的院子格外宽敞，满院皆是高大的树。一年四季，除却冬天叶落之后的清寂，从发芽、花开到叶落，小院永远繁华热闹，生机盎然。

后来规划宅基地，院子缩小了，那些相伴多年的老树，只能万般不舍地被砍去。地方窄了，种树便不能随心所欲。母亲斟酌许久，最先种下核桃树，没几年就枝繁叶茂遮住半个院子，这棵树结果不多，但长了许多虫子，经常咬人。母亲找人砍掉核桃树，依着我的心意，在墙角栽上了一棵柿子树。

母亲一直记着我的喜好。我自小偏爱吃柿子，儿时家境清贫，我不懂事，曾因为吃不到柿子闷闷不乐。那一个个饱满通红、软糯香甜的柿子，还裹着一缕淡淡的花香，对于那时的我而言，便是人间难得的美味，

柿子树种在墙角，空间小，每年修剪，枝杈不多，不会长成庞然大物，在墙角安安静静，这棵柿子树因此一直留存了下来。

每年花期，细碎淡黄的小花藏在层层绿叶间。花落之后，小小的果蒂上，慢慢冒出青嫩的小柿子。一场春雨落下，有的青涩的小果子轻轻坠落在泥土上，像散落一地小巧温润的艺术品。年复一年，柿子树长到比屋顶还高。

九月秋风起，角落这棵柿子树渐渐染红，一盏盏柿子小红灯笼似的，悬在绿叶之间。年成好的时候，能摘满一篮子柿子，个个是饱满的磨盘柿。摘柿子是一件辛苦活儿。柿子长红时，母亲先摘下低枝上的柿子。再踩上凳子，摘下高枝上的柿子。树顶那些够不着的，她就搬来梯子，爬上屋顶，走到墙角处，摘下枝头最后的柿子，装进布袋，再原路折返，攀梯回到院中。刚摘下的柿子硬而涩，收进箱子，置于东屋慢慢捂，过些时日，硬柿子一个个变软，甜意也一点点浸了出来。

柿子耐得住寒凉，可以存放很久。每一次回老家返程，母亲总会翻出存好的软柿子，仔细挑捡几个，塞给我带上。我常常劝母亲，年岁大了，树顶上的柿子不必费心去摘，免得摔着，但母亲知道我一直最喜欢这一口柿甜，总是把摘柿子看成大事。

大门口边的柿子树，原本是棵黑枣树，结出的黑枣个小核儿大，母亲便托人把它嫁接成了柿子树。

这棵树挂果不多，它和角落那棵柿树品种不同，结的是脆柿，不用等捂软，硬的也能吃。

秋天回老家时，赶上摘柿子的时节。墙角这棵树上的柿子大多变红了，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由低到高一颗颗摘下。门口那棵树上的果子还泛着青色，母亲执意让我把柿子全都摘下来。

母亲老了，腿脚不灵便，早已没有力气登高摘果，只能在一旁指挥我，踩着凳子、架好梯子、拿起勾杆，忙活整整半个上午，还真有点累，树上二十几个柿子一个不落，全都摘了下来，枝头只剩片片渐黄的叶子，沐浴在阳光下。

这棵嫁接的树结的柿子大小不均，多是青色，有的青中略黄，有的个头小小的，摸起来硬邦邦的。我疑惑地问母亲，是不是摘得太早，等它们变红再摘。母亲笑着告诉我可以摘了，这种柿子叫“落花甜”，无论大小，无论青红，吃起来都是甜的，一点都不会涩。

我恍然大悟，母亲为什么栽了两棵品种不同的柿子树。从这一树青脆的“落花甜”，到捂软才能吃的磨盘柿，秋冬时节，会断断续续有柿子可吃。“落花甜”，是的。每年，柿花无声绽放，飘落。落在泥土里，也落在绵长的时光里。这落花酝酿的甜，不止藏在秋后的柿子里，更藏在母亲岁岁年年不曾改变的惦念中。

难忘那场大雪

鄢守平



1997年，我在虎林县八五四农场中学读高中二年级，作为住校生，每月通常放假三到五天。我家在农场二队，距离位于场部的中学约30公里。

11月底，学校放了三天假。到家的第二天，便下起漫天大雪。开学那天，风雪阻断道路，客运班车全部停运。后续两天，风雪持续肆虐，积雪已经漫过平房的窗台，狗窝和鸡舍被大雪掩盖，牛棚顶部部分坍塌，父亲每天使劲才将门推开一条缝。雪停之后，狂风呼啸不止。生产队负责人联系客运站，得到的答复是：至少再过一周才能通车。

我待在家里，想到同学们已经上课，心底满是焦灼与不安。到了第五天，我再也按捺不住，执意要徒步返校。父母反复劝我，等道路疏通后坐车走。可那时的我年少执拗，半句也听不进去，铁了心要动身。我打听好路线：向西走，穿过连片耕地直达八队，再从八队沿公路走到场部。

次日清晨，阴云密布。父亲送我到生产队路口。我背上行囊，头也不回踏入厚雪覆盖的耕地，朝着八队的方向走去。积雪没过膝盖，每往前一步，都要高高抬腿踩进雪里，再吃力拔出另一条腿向前迈去。寒风刺骨，积雪远比预想的深厚，不到半小时，我体力便一点点透支，疲惫不堪。

我艰难前行，身后忽然传来隐约的呼喊声。我回头望去，雪原的尽头，父亲高高扬起帽子，不停朝我挥舞。那一刻我再也撑不住，颓然坐进厚厚的积雪里，静静地等着父亲赶来。父亲走到我身旁，喘着粗气说道：“刚开始方向是对的，后来走偏了，你跟我走。”

我跟在父亲身后继续前行。越往前走，积雪越深，有几处甚至没到腰间。厚雪冻结成硬块，每踏出一步，父亲都要用双手敲碎身前坚硬的雪壳，再向前迈步。我踩着父亲的脚印，一点点艰难挪步。有的时候，我俩不是在行走，而是在雪地里匍匐前行。

天色昏暗，远山模糊不清。凛冽寒风卷起雪粒迎面扑来，像沙砾打在脸上，让人睁不开双眼；围脖被汗水浸湿，外层挂满冰霜，如同沉重坚硬的项圈套在脖颈；汗水浸透内衣，寒风顺着衣缝往里钻，整个人仿佛裸露在冰天雪地之中；裤腿、鞋里灌满积雪，袜子与鞋底冻在一起，麻木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

残酷的现实，彻底击碎了我年少的冲动。我满心懊悔，痛恨自己的莽撞与固执。望着父亲的背影，泪水掺杂着雪粒，在脸颊上不断滑落。实在走不动时，我便坐进积雪里，只露出脑袋，遥望前方的父亲。父亲有时累了，坐下来抽上一支烟，默默地望着无边无垠的雪原。

中午时候，我们到达通往八队的公路，看到路上一望无际堆积着一米多高的积雪。父亲说，这条路走不通了，先回家，明天换条路线，我开四轮车送你。

我们原路折返。傍晚时分，两个“雪人”回到家中。母亲两眼通红，看见我们归来，满心欢喜，可一听说明天还要动身，脸上立刻布满愁云。那一夜，父母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父亲告诉我，推土机一整夜都在推铲东线公路，路况肯定有所好转。父亲开着拖拉机，载着一辆自行车。家里养了十多头奶牛，妈妈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，我不肯让父亲直接送到学校，打算路况好就改骑自行车。拖拉机缓慢行驶，道路两侧堆积的积雪，比拖拉机还高。我俩走走停停，经常下车和其他车辆驾乘人员共同铲雪。两个小时后，道路通行状况明显改善，我告别父亲，骑上自行车继续前行。前后历经九个多小时，终于在天黑之前抵达学校。

我在食堂吃过晚饭，回到宿舍倒头便睡。朦胧之间，感觉一只温暖的大手抚摸我的额头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打电话到学校，询问我的状况，宿管老师代我报了平安。

2011年，农场城镇化建设，父母迁居场部，搬进楼房。往后漫长冬月，再也没有风雪阻路的困扰。

29年过去了，父亲从未提起那次风雪里的艰辛跋涉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再也没见过那般铺天盖地的大雪。我和父亲在雪原中艰难前行的画面，如同一部老电影，一帧一帧，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